

俏郎君

〔香港〕岑凯伦



第513-5

俏郎君

〔香港〕岑凱倫

责任编辑：徐庆宜

虞 苇

封面设计：戈 扬

俏 郎 君

〔香港〕岑凯伦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十一号)

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1插页 90,000字
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30,001—40,000册

ISBN 7-5360-0669-1/I·610

定价：2.2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《俏郎君》和《才子佳人》两篇爱情小说。

《俏郎君》写百万富翁之掌上珠杜珠儿，追求者无数。她却只爱那英俊、固执、贫穷的维德；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他另有女友。

珠儿自叹情场失意之际，不料峰回路转，维德之女友下嫁一花甲老翁；而维德被珠儿的真情打动，两人终于缔结良缘。珠儿得偿所愿，芳心堪慰，可惜好事多磨，婚后不久，维德与女友又爱火重燃。珠儿能否赢得俏郎归？

另一篇《才子佳人》，写一间商行的女秘书梦妮，她年轻、漂亮、身材好，又会打扮，真是一位标准的美人。她不但美，而且多情，竟爱上了自己的上司——郑文斌。

年轻的郑文斌事业心重，又有独身主义的打算，当他向梦妮坦诚剖白心迹后，梦妮另谋高就，却陷入张亨利的陷阱，而且不能自拔。最后能否才子配佳人呢？……耐人寻味，不可思议。

俏郎君

1

我姓杜，叫珠儿。

妈妈喜欢叫我珠珠，可惜，我五岁的时候，她已经死了。

我并没有因为失去母爱而悲伤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好爸爸。

爸爸是个百万富翁，上流社会的名人，他爱我，把我当作掌上“钻石”。虽然妈妈死得很早，但是，爸爸为了我的幸福，他一直没有续娶。

爸爸是个风流种，有时难免会在外面拈花惹草，什么莺莺燕燕的，他也认识不少，然而，他却不会容许另外一个女人加入，而影响我们的宁静家庭。

爸爸爱我，他给予我所希望的一切：豪华的卧室、美丽的衣服、精致的玩具、名贵的首饰、漂亮的汽车……我的银行户口，尽管我怎样花费，从来不会少过十万。虽然，爸爸忙于工作，但是我并不寂寞，我们有唱机、电视机、活动电影机，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……何况我还有朋友。尤其是男朋友，起码不会少过十二个，其中一半为了我的

美貌；另外一半为了我爸爸的财产，总之，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我永远是男孩子心目中的皇后。

我有了一切，我快乐吗？

不，我并不！

为什么？

为了爱情。

珠儿没有爱情？鬼话，谁会相信？

对的，没有人会相信，因为我有一打男朋友。

可是，爱是爱，男朋友是男朋友；我有男朋友，但是我没有爱。

寂寞的时候，我会和男朋友去看电影、吃晚饭、跳舞……不过，我只是想找一个伴儿，我并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。在电影院里，我留心的是大银幕；在餐馆里，我全力进攻食物；在夜总会里，我的心灵都被音乐占住了。我身边的男友也许对我说了很多爱慕的话，然而我一句也没有听进耳里。

珠儿，看来你这一辈子注定做女修士了。

我才不肯呢！谁说我心里没有爱？

珠儿有爱人？谁？

唔！我不想说，怪难为情的。好吧！我说，他……他就是维德。

维德，新来的插班生？

对了，他是新来的，我就爱上了他，他多么英俊，多么健美，长长的脸、大大的眼睛、高高的鼻子、厚厚的嘴唇，他的膊多阔，腿多长。他不单只长得好看，而且他功

课好，人聪明，又勤奋，他最爱静，从来不肯和班中的亚飞玩在一起。

不过，我知道维德一定很穷，否则他不会永远着白衬衣和白长裤，他甚至没有一只手表。

穷有什么关系，穷又不是罪过。

我喜欢维德，我等待着他来追求。

我等了一个星期，维德毫无动静，他甚至连看也不看我一眼，真气人！

我和我的服装设计师商量，我要做一批奇装异服，希望能吸引维德的注意。

我一连穿了八套怪衣服，引来了班中同学的好奇，却得不到维德的垂青。

我失望了！伤心了！哭了！

爸爸曾经说过，我要风有风，要雨有雨，要月亮也可以上天摘下来；可是我不要风，不要雨，也不要月亮，只要维德。

维德？爸爸皱起了眉头，他说：为什么不要一幢别墅，却要一个穷小子？

爸爸有钱，他买得到任何东西，但是却买不到维德。

爸爸的钱没有用，我只好自己想办法。

我知道维德穷得很厉害，他白天上学，晚上做事，他每日两餐都由自己动手，他甚至从来没有吃过早餐。

我知道他的环境，于是向他献殷勤。

这天，我上学比平时早，我躲在课室门前的一角，等候维德。

过不了很久，维德走来了，他仍然穿着白衫白裤，他捧着书，态度轻松的走向课室。

“嗨！维德。”我闪身出来。

他愣了愣，向我微一点头说：“早安！”

“早安！”我从书袋里拿出一只食盒：“今天我家的厨子做了很好吃的法国鸡腿，我带了两个给你尝尝。”

“你……”维德的眼睛充满疑问，说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我点点头：“这食盒给你，你食完再把食盒还给我。”

“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，珠儿同学。”维德推开了我的食盒，说：“虽然我非常多谢你，但是我不能接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有点失望。

“因为，”维德带着抱歉的说：“我不习惯吃早餐。”

“多吃几次就惯了。”我揭开食盒让他看：“瞧！又香又脆。”

“我怕肚子吃不消。”

“两个鸡腿都吃不下，真没人信。”我有点生气：

“我已经带来了，你就赏个面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维德犹豫着，就在这时，同班的云妮迎面走过来，维德看见她，好像见了鬼、他赶忙说：“我还有功课没有做好，再见！”

“喂，维德！”我想拉住他，可是他已经走进课室，云妮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她像好玩似的看了我一眼。

我嘟起嘴，低声骂道：“有什么好看，没有见过我？”

第一次失败，再接再厉！

胆大、心细、面皮厚，这是男追女的三个要素。本来，我是个女孩子，而且，女追男，隔层纱，照理，我一出兵，维德就应该投降了，可是……别说了，气死人！

我厚着脸皮，走向维德的书桌，我首先展开了一个笑容：“维德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请你借一本笔记给我抄一抄。”我说：“昨天上力学课，讲师有很多话我都记不起来。”

“好的！”维德把一本笔记放在桌上，他始终没有抬头看我：“这是力学笔记。”

“谢谢你，维德。”我很高兴：“抄好了立刻还给你。”

“我并不等用，慢一点没关系。”

我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把笔记抄好了，但是我并没有立刻把笔记还给维德，直等到课间休息，课室内除了维德和我，就只有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聊天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于是，我拿了笔记本走向维德。

“维德，笔记还给你，谢谢！”

“不用客气。”

“你真好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一定不肯借笔记给我。”我说。

“同学之间，应该互相帮助。”他望着前面，好像并不是和我说话。

“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。”我看他一眼，他的头发美极了，我又说：“维德，下课后你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回家吃下午茶。”

“为了我借笔记给你？”

“唔！”我模棱两可的，哼了一下。

“如果我帮助人都要报酬，那末我一年到晚都用不着自己煮饭吃了。”

“假如是为了同学之谊，我请你吃点心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我们交情不算深，何必客气。”

“我们多来往几次，交情就会逐渐加深。”我低下头大着胆子说：“维德，我很喜欢跟你交朋友。”

维德翻着书籍，好像很不耐烦。我心里有委屈，但是我仍然不肯放弃这个机会：“维德，下课后我在门口等你，好吗？”

“珠儿同学，就快上课了。”维德的声音冷得像冰：“你还是回座位吧！被同学看见了不好意思。”

“你……”我一顿足，怏怏的走开了。

失败乃成功之母，第一次失败，第二次失败，这都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勇气与耐心，幸而我两样都具备，我又作第三次的尝试。

下课了，学生从四方八面集合向校外走去。虽然附近有巴士站，巴士路经的次数也相当频密，但是，由于学生太多，因此，经常要等十几分钟甚至半个钟头才能上车。我一早就把汽车驶近校门处，我等候维德出来，借故送他回家，如果他不拒绝，那末，以后我乐意每天做他的义务司机。

维德出来了，他身边还有李天、雪莲和云妮几个同学。

我并不以为他会和别的同学一道儿；不过，就算他们一道儿吧，我也顾不了许多。我高举着手向维德招呼说：“维德，维德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他老远的问。

“请你过来好不好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我见他这样无礼，有点生气，但是我还是忍耐着。

维德老大不高兴的走过来：“有什么话，请你快说吧！”

“我又不是要宰你，你干吗这样气愤愤？”我实在忍无可忍。

“你是个千金小姐，整天闲着，当然不知道时间的宝贵；我是个穷小子，放学回家，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做，我哪有时间陪你聊天？”

“谁要你陪着聊天？”

“那很好，再见！”

我本来想争一口气，谁知道他一言不合就要走，此时此地，我再也不能摆架子了，我连忙叫住他说：“维德，请你不要走！”

维德总算站住了脚，但是他用背向着我。

我盯了他一眼说：“巴士站挤满了人，你很难上车的，如果你赶着回家做工作，我送你回去吧！”

“用不着了，我是挤巴士能手。”

“纵使你是挤巴士能手，也用不着去跟人家争，反正我的汽车是空着的。”我说：“况且，坐汽车要比坐巴士舒服。”

“年轻人不能老是贪舒服。”维德严肃的说：“我捱

惯了，挤巴士算不了什么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坚决不接受我的好意？”

“我感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无法接受。”维德看了看巴士站，他挥挥手急步走去了。

“维德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“我恨你！”

不到一分钟，维德跳上刚刚开来的巴士。我一伸脚，大力踏动油门。

春色，苦恼，接二连三的失败。

我坐在校园的石凳上，膝上放着课本，眼睛却望着前面发呆。

花落了！这跟我有什么相干？

怎么没相干，没听过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吗？

如今，留下的只是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干吗念起诗词来了？我又不是林黛玉。

振奋点，这算不了什么一回事。

我对自己笑一笑，真的，算不了一回事。

我是个快乐的人，不应该为无聊的单恋而苦恼。

“珠儿。”

“珠儿，珠儿！”

“啊！你……柏芝。”我如梦初醒的回过头，看见我的好朋友。

“你刚才想什么，想得那么入神，连有人在你的背后

站了很久你也不知道。”柏芝坐在我的身边。

“谁站在我背后？”

“当然是我。”柏芝指一指自己，说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也没有想，我在看书。”

“你在看书？”柏芝掩着嘴笑。

“看书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瞧你的书，”柏芝指指我膝上的书，“倒转的，你的眼睛是倒视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连忙把书倒过来。

“有什么心事，向我坦白吧！我们是好朋友，用得着隐瞒吗？”

“我真的没有心事，叫我怎样向你坦白？”

“是不是为了爱情而苦恼？”柏芝试探说。

“我哪来的爱情？”我一味否认。

“哪来的爱情？班里来的。”柏芝侧着头想了想说：

“你爱上了我们班里的维德，是吗？”

“别胡诌，哪有这回事。”我面红耳热，连忙别过头去。

“看你，面都红了，真有趣。”柏芝用手指指着我：

“认了吧？啊！”

“没有这回事，你冤枉我。”

“我冤枉你？”柏芝哈哈的笑：“如果你不是爱上维德，为什么送早餐给他吃？为什么要请他吃下午茶？为什么要用汽车送他回家？为什么？你说吧！”

“你！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都知道了，”柏芝得意的说：“我一直在侦察你。珠儿，你不要忘记，我爸爸是探长，虎父无犬女啊！”

“你……多事情，我不依。”我握起拳头作势要打她。

“我又不是维德，何必向我撒娇？”柏芝跳过一边：“不过，珠儿，我坦白对你说，你爱上他是不适合的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爱维德？交个朋友难道不可以吗？”

“不可以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维德已经有了爱人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跳起来，一手抓住柏芝：“谁？”

“就是那个披着长发的云妮。”

“不，不会的。”我猛摇着头，失常的说：“你骗我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他们甚至见了面，连招呼一声也没有。”

“这是他们的秘密，在外面他们好得不得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我不能够相信。”我失望而又伤心的说：“云妮那样平凡，她……不配。”

“要不是我亲眼见到，我也会像你一样不相信。”柏芝说。

“你亲眼见到？你在什么地方见到的？”

“维德在我居住的那条街上，租了一个小房间，平时，我上学下课都会见到他。”柏芝说：“我亲眼看见云妮去找他，又常常看见他们手拉着手在街上跑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你一定很恨维德，是不是？”

我低下头。

“如果你愿意报复，我愿意做你的助手。”

“报复？”我神志不清的问。

“是的，报复。”柏芝说：“我要他吃苦头，同时让他知道女孩子不是好欺负的。”

“他从来没有欺负过我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过去，我以为他骄傲、冷酷无情，的确有点恨他；但是，现在我不再恨他了，他既然有了爱人，应该对爱情尽忠，他不肯接近我，那就证明他很有理智。”

“想不到你这么大方。”

“这不是大方而是真理，爱并不是占有，而是牺牲，只要所爱的人得到快乐，那末，我也会感受到快乐。”

“一派胡言，这叫做爱的哲学吗？”

“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哲学，我只是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。”我沉吟说：“不过，我还是有点不大相信……”

“不相信平凡的云妮会斗得过你这个美貌如花的千金小姐？”

“唔！”我咬着下唇没有说话。

“如果你仍然不相信维德爱的是云妮，你今晚为什么不来我家里吃晚饭？”

“这又是什么道理？”

“你来吧！我是你的死党，难道我会害你？”

在柏芝的家里吃了一顿上海菜，柏芝的兄弟姐妹多，你一言，他一嘴的把我吵死了，好几次我真想向柏芝告辞，

可是一放下饭碗就走，总有点不好意思。

柏芝看了看腕表，突然一把拉起我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我莫名其妙的跟她走到露台，看到街上冷清清的，路灯还没有开。

“你刚才说谁来了？”我问柏芝。

“维德就住在那座大厦里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柏芝俯身出栏杆，指着一座二十层高的大厦，告诉我说：“每晚七点钟，云妮就和维德一起出来，维德晚上要做事，你是知道的，看样子是，云妮替维德煮饭，然后送他上班。”

“云妮对他这样关怀体贴，怪不得维德理也不理我。”

“珠儿，快看！维德出来了。”

我哪敢怠慢，低头一看，果然看见维德站在大厦门前，回过头去跟云妮说话，他们一边说一边笑，维德又去拉云妮的手，两人亲热极了，我看在眼里，又羡慕又心酸。

“怎样？珠儿，现在你相信我没有说谎了吧！”

“你的确没有说谎。”

“噢！珠儿，你哭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为什么要哭呢？”我用手背揩揩脸，装起笑容说：“我但愿他们永远相爱。”

“不要难过，珠儿，你不是有很多男朋友吗？”柏芝同情的望住我。

“就算我没有男朋友，我也不会难过。”我摇摇头，好像要把愁思拂去：“我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柏芝，不早了，我要回家。”

“你也应该回家休息了。”柏芝拖住我的手：“我送你到楼下。”

星期二，云妮没有上课。

星期三，维德早退。

星期四，维德没有上课。

星期五，维德、云妮没有上学。

星期六，我开始向同学打听。

维德病了。云妮办了停学手续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维德的病，会不会和云妮有关？

于是，我找到了有侦探头脑的柏芝。

“你知道维德的近况吗？”我问柏芝。

“星期一晚，他和云妮在街上吵架，最近听说他生病
了。”

“维德好端端的为什么会生病？”

“哪一个生病之前不是好端端的？”柏芝耸耸肩反问。

“柏芝，我认为维德今次的病，一定和云妮有关，你能不能替我查一查？”

“你要我做私家侦探？也好，总算有个题目，星期一，你等我的报告吧！”

我过了一个最不耐烦的星期日，不愉快的日子，老是长得像祖母的缠脚布，好不容易熬了一天。星期一，我没天亮就起床，吃过早点就去找柏芝。

时间实在太早，柏芝还没有醒来，我把她吵醒了，她